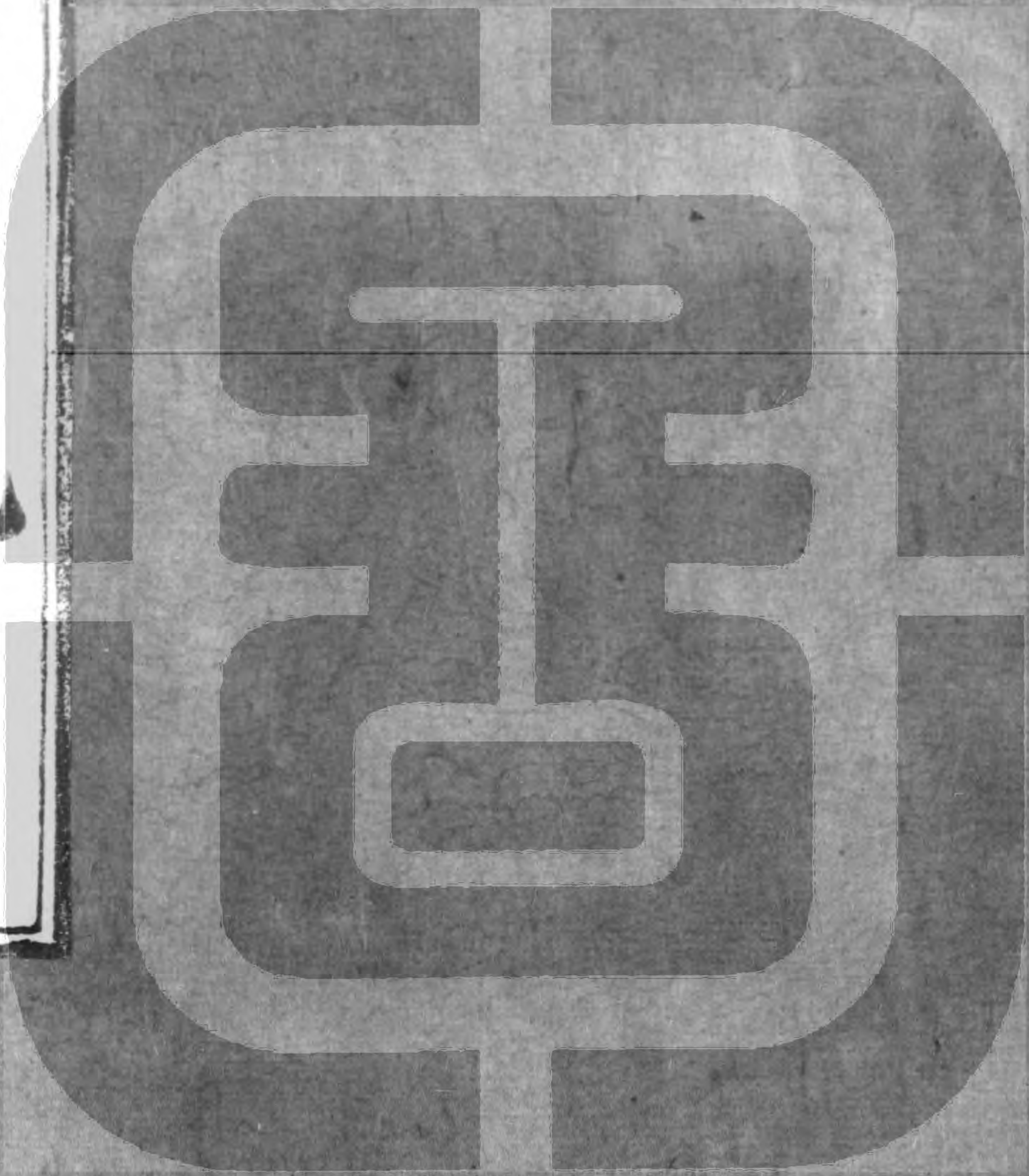


秦漢圖

記

下



西京雜記序

莆柯茂竹堯叟撰

昔太史公約國語戰國策諸籍作史記然諸籍不以故弗傳顧班史一成而劉子駿漢書遂廢獨葛稚川家有之乃

於班氏所不錄者掇為西京  
雜記云余讀之耽其藻質而  
忘其俶詭東方朔之全乳哺  
是諷諫之術也齊賀之讓次  
卿是微巧之坊也司馬長卿  
之論賦是文心之祕也董生

之對鮑敞是天人之微也若  
此類班皆遺之亡其病班辱  
曰史尚簡嚴班史猶然繁也  
誠嚴即遺奚病然則雜記非  
駢枝與曰雜記見班史之本  
也美物者依其本乃自昔貴

之矣

萬曆乙亥季秋序甲申季秋

書

西京雜記序

吳郡黃省曾撰

漢之西京惟固書為該練非固之能爾亦其所資者贍也仲尼約之實書馬遷鳩諸國史因本而成在古皆然也暇得葛洪氏西京雜記讀之云為劉子駿所撰以甲乙第次百卷考比固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洪又抄集固所不錄者二萬許言命曰西京雜記予於是始知固之漢書蓋根起於子駿也乃遡憶其所不錄之

故大約有四則猥瑣可略閑漫無歸與天杳昧而難憑觸忌而須諱者也其猥瑣者則霍妻遺衍之類是也其閑漫者則上林異植之類是也其杳昧者則宣獄佩鏡秦庫玉燈之類是也而其觸忌者則慶郎趙后之類是也凡若此者披金置沙法所刪棄矣至於乘輿大駕儀在典章鮑董問對言關理奧亦皆擯落而無採宜書而不書者何也豈不幸存於雜記歟但今所傳且失其半又非洪之故簡矣嗚呼後之代儒安得

如子駿者選收彙集以待班固者出歟誠為史家之一慨也

嘉靖十三年二月四日

西京雜記第一

丹陽葛洪稚川集

萬曆壬寅仲秋

陝西布政使司重刊

漢高帝七年蕭相國營未央宮因龍首山製前殿建北闕未央宮周迴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迴七十里臺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後宮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後宮門闔凡九十五

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夷教習水戰因而於  
上游戲養魚魚給諸陵廟祭祀餘付長安市賣  
之池周迴四十里

漢制宗廟八月飲酎用九醞太牢皇帝侍祠以  
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醞一名醇  
酎京師大水祭山川以止雨丞相御史二千石  
禱祠如求雨灋

天子筆管以錯寶為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路  
扈為之以雜寶為匣廁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以  
烏牙為火籠籠上皆散華文後宮則五色綾文  
以酒為書滴取其不冰以玉為硯亦取其不冰  
夏設羽扇冬設繒扇公侯皆以竹木為几冬則  
以細罽為索以憑之不得加綈錦

武帝嘗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上昔服此裘  
以聽朝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  
絃歌畢每泣下流漣夫人善為翹袖折腰之舞

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皆習之後宮  
齊首高唱聲入雲霄

戚姬以百鍊金為環照見指骨上惡之以賜  
侍兒鳴玉耀光等各四枚

趙王如意年幼未能親外傳戚姬使舊趙王內  
傅趙媪傳之誦其室曰養德宮後改為魚藻宮

惠帝嘗與趙王同寢處呂后欲殺之而未得後  
帝早獵王不能夙興呂后命力士於被中縊殺  
之及死呂后不之信以綠囊盛之載以小軒車

入見乃厚賜力士力士是東郭門外官奴帝後  
知腰斬之后不知也

樂遊苑自生玫瑰樹樹下多首霜首霜一名懷

風昔人或謂之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日照其  
花有光采故名首霜為懷風茂陵人謂之連枝草  
太液池邊皆是彫胡紫葍綠節之類菰之有米  
者長安人謂為彫胡葍蘆之未解葉者謂之紫  
葍菰之有首者謂之綠節其間鳧鴈子布滿  
充積又多紫龜綠鼈池邊多平沙沙上鶉鴝鷓



鷓鴣鴻鵠動輒成群

終南山多離合草葉似江蘿而紅綠相雜莖皆紫色氣如蘿勒有樹直上百尺無枝上結聚條如車蓋葉一青一赤望之班駁如錦繡長安謂之丹青樹亦云華蓋樹亦生熊耳山

漢帝相傳以秦王子嬰所奏白玉璽高祖斬白蛇劍劍上有七采珠九華玉以為飾雜厠五色琉璃為劍匣劍在室中光景猶照於外與挺劍不殊十二年一加磨瑩刃上常若霜雪開匣拔

鞘輒有風氣光彩射人

漢綵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鍼於開襟樓俱以習之

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繩繫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笥盛之緘以戚里織成錦一曰斜文錦帝崩不知所在

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四疋散花綾二十五疋綾出鉅鹿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灋霍顯召入其第使作之機用一百二十鐮六十日成一匹匹直萬錢又與走珠一琲綠綾百端錢百萬黃金百兩為起第宅奴婢不可勝數衍猶怨曰吾為爾成何功而報我若是哉

濟陰王興居反始舉兵大風從東來直吹其旌旗飛上天入雲而墮城西井中馬皆悲鳴不進左右李廓等諫不聽後卒自殺

五鹿充宗受學於弘成子成子少嘗有人過已授以文石大如鷲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為天下通儒成子後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充宗又為碩學也

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上為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蕭蕭兮行蹌蹌金為衣兮菊為裳啜喋荷荇出入蕪葭自顧菲薄愧爾嘉祥

漢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武帝匣上皆鏤為蛟龍鸞鳳龜麟之鳥世謂為

蛟龍玉匣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  
世謂三雲殿漢掖庭有月影臺雲光殿九華殿  
鳴鸞殿開襟閣臨池觀不在簿籍皆繁華窈窕  
之所棲宿焉

趙飛鸞女弟居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丹漆  
砌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釭  
含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上設九金龍皆銜九  
字金鈴五色流蘇帶以綠文紫綬金銀花鐻每  
好風日幡旒光影照耀一殿鈴鐻之聲驚動左

右中設木畫屏風文如蜘蛛絲縷玉几玉牀白  
鳥牙簾綠熊席席毛長二尺餘人眠而擁毛自  
蔽望之不能見坐則沒膝其中雜熏諸香一坐  
此席餘香百日不歇有四玉鎮皆達照無瑕缺  
窓扉多是綠琉璃亦皆達照毛髮不得藏焉椽  
桷皆刻作龍蛇縈繞其間鱗甲分明見者莫不  
兢慄匠人丁緩李菊巧為天下第一締構既成  
向其姊子樊延年說之而外人稀知莫能傳者  
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

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為烽火樹至夜光景常欲燃

昆明池刻玉石為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鬣尾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徃徃有驗

初脩上林苑群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為美名以標奇麗○梨十紫梨青梨實大芳梨實小

大谷梨細葉梨縹葉梨金葉梨出琅琊王野家太守王唐所獻

瀚海梨出瀚海北耐寒不枯東王梨出海中紫條梨○棗七

弱枝棗玉門棗棠棗青華棗朽棗赤心棗西王

棗出崑崙山○栗四侯栗榛栗瑰栗嶧陽栗嶧陽都尉曹龍

所獻大如拳○桃十秦桃桴桃緗核桃金城桃綺葉

桃紫文桃霜桃霜下可食胡桃出西域櫻桃含桃○李

十五紫李綠李朱李黃李青綺李青房李同心

李車下李含枝李金枝李顏淵李出魯羌李燕李

蠻李侯李○柰三白柰紫柰花紫綠柰花綠○

查三蠻查羌查猴查○柺三青柺青葉柺烏柺

○棠四赤棠白棠青棠沙棠○梅七朱梅紫葉

梅紫萼梅同心梅麗枝梅燕梅猴梅○杏二文

杏

材有蓬萊杏東郭都尉于吉所獻一株花  
文采五色六出云是仙人所食

桐三椅桐梧桐荆桐○林檎十株○枇杷十株

○橙十株○安十楸○檉十株○白銀樹十株

○黃銀樹十株○槐六百四十株○千年長生

樹十株○萬年長生樹十株○扶老木十株○

守宮槐十株○金明樹二十株○搖風樹十株

○鳴風樹十株○琉璃樹七株○池離樹十株

○離婁樹十株○枏四株○樅七株○白俞栲

杜栲桂蜀漆樹十株○栝十株○楔四株○楓

四株

余就上林令虞淵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千餘

種隣人石瓊就余求借一皆遺乘今以所記憶

列於篇右長安巧工丁緩者為常滿燈七龍五

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奇又作卧褥香鑪一名被

中香鑪本出房風其灑後絕至工緩始更為之為

機環轉運四周而鑪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

為名又作九層博山香鑪鏤為奇禽怪獸窮諸  
靈異皆自然運動

又作七輪扇連七輪大皆徑一丈相連續一人運之滿堂寒顫

趙飛鸞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鸞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謹上襪三十五條以陳踊躍之心

金萼紫輪帽 金萼紫輪面衣 織成上襦

織成下裳 五色文綬 鴛鴦襦 鴛鴦被

鴛鴦褥 金鎔繡褙 七寶綦履 五色文玉

環 同心七寶釵 黃金步搖 合懽圓瑋

琥珀枕 龜文枕 珊瑚玦 馬腦彊 雲母

扇 孔雀扇 翠羽扇 九華扇 五明扇

雲母屏風 琉璃屏風 五層金博山香鑪

迴風扇 柳葉席 同心梅 合枝李 青木

香 沈水香 香螺卮 出南海一名丹螺 九真雄麝

香 七枝鐙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為當時第一皆擅寵後宮

西京雜記第一

西京雜記第二

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  
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  
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  
人為關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  
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  
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  
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  
延壽為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

豐劉白龔寬一工為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  
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  
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

武帝欲殺乳母乳母告急於東方朔朔曰帝忍  
而慢旁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  
我當設竒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側曰汝宜  
速去帝今已大豈念汝乳哺時恩邪帝愴然遂  
舍之

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婁護豐辯傳食五  
侯間各得其懽心競致竒膳護乃合以為鯖世  
稱五侯鯖以為竒味焉

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  
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  
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  
內服貂蟬外衣麻臬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  
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馬弘嘆曰寧逢惡  
賓不逢故人

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馬也一



名浮雲一名赤電一名絕群一名逸驃一名紫  
騫騮一名綠螭驄一名龍子一名麟駒一名絕  
塵號為九逸有來宣能御代王號為王良俱還  
代邸

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馬璫  
石為勒白光琉璃為鞍鞍在閭室中常照十餘  
丈如晝日自是長安始盛飾鞍馬競加雕鏤或  
一馬之飾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為珂紫金為  
華以飾其上猶以不鳴為患或加以鈴鐻飾以

流蘇走則如撞鍾磬若飛幡葆後得貳師天馬  
帝以玳瑁石為鞍鏤以金銀鍮石以綠地五色  
錦為蔽泥後稍以熊羆皮為之熊羆毛有綠光  
皆長二尺者直百金卓王孫有百餘雙詔使獻  
二十枚

昭帝昔茂陵家人獻寶劍上銘曰直千金壽萬  
歲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  
着鷓鴣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為懽既而

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貫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褌滌器以耻王孫王孫果以為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為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為誄傳於世

慶安世年十五為成帝侍郎善鼓琴能為雙鳳雛鸞之曲趙后悅之白上得出入御內絕見愛幸常著輕絲履招風扇紫紵裘與后同居處欲有子而終無胤嗣趙后自以無子常託以祈禱別開一室自左右侍婢以外莫得至者上亦不得至焉以輶車載輕薄少年為女子服入後宮者日以十數與之淫通無時休息有疲怠者輒差代之而卒無子

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

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  
鬪鷄蹴鞠以此為懽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  
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  
多無賴無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嘗常祭枌榆  
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高帝既作新豐并移  
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携路首  
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其  
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故競  
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

漢諸陵寢皆以竹為簾簾皆為水紋及龍鳳之  
像昭陽殿織珠為簾風至則鳴如珩珮之聲  
楊雄讀書有人語之曰無為自苦玄故難傳忽  
然不見雄著大玄經夢吐鳳凰集玄之上頃而  
滅

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於外  
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  
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  
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

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  
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  
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  
敢言作賦之心矣

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

或問楊雄為賦雄曰讀千首賦乃能為之

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隣舍有燭而不逮衡  
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大姓文  
不識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償主人

怪問衡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嘆資  
給以書遂成大學衡能說詩昔人為之語曰無  
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願鼎衡小名也昔人  
畏服之如是聞者皆解頤懽咲衡邑人有言詩  
者衡從之與語質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  
之曰先生畱聽更理前論邑人曰窮矣遂去不  
反

長安有儒生曰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  
乃歎息曰栗犢反能爾邪吾終耻溺死溝中遂

裹粮從雲雲與言莊不能對遂巡而去拊心謂  
人曰吾口不能劇談此中多有

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  
頭皆用玉玉價倍貴焉

杜陵杜夫子善奕棋為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  
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

成帝好蹴鞠群臣以蹴鞠為勞體非至尊所宜  
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  
棋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絲履服以朝覲

元封二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皆  
蹇踣如蝟三輔人民凍死者十有二三

武帝為七寶牀雜寶按厠寶屏風列寶帳設於  
桂宮昔人謂之四寶宮

瓠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河噴  
沫流波數十里

文帝初多雨積霖至百日而止

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舉曰俗諺舉五  
日子長及戶則自害不則害其父母其叔父曰

昔田文以此日生其父嬰勅其母曰勿舉其母  
竊舉之後為孟嘗君號其母為薛公大家以古  
事推之非不祥也遂舉之

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大木數千株皆火燃至  
末其下數十畝地草皆焦黃其後百許日家人  
就其間得龍骨一具鮫骨二具

高祖為泗水亭長送徒驪山將與故人訣去徒  
亭贈高祖酒二壺鹿肝牛肝各一高祖與樂從  
者飲酒食肉而去後即帝位朝晡尚食常具此

### 二炙并酒二壺

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  
園園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狻巖棲龍岫  
又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鳧堵其諸宮觀相連延  
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  
人賓客弋釣其中

魯恭王好鬪雞鴨及鷺鴈養孔雀鵠鵲俸穀一  
年費二千石

會稽歲嘗獻竹箬供御世號為流黃箬

西京雜記卷三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  
未知也所知錢勅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  
乎遺與紈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尋遷為掾史

西京雜記第二

西京雜記第三

余所知有鞠道龍善為幻術向余說古昔事有  
東海人黃公少肯為術能制龍御虎佩赤金刀  
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  
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  
於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徃厭之術既不行遂為  
虎所殺三輔人俗用以為戲漢帝亦取以為角  
抵之戲焉 又說淮南王好方士方士皆以術  
見遂有畫地成江河撮土為山巖噓吸為寒暑

噴嗽為雨霧王亦卒與諸方士俱去

揚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以為裨補輜軒所載亦洪意也文帝嘗鄧通得賜蜀銅山聽得鑄錢文字肉好皆與天子錢同故富侔人主嘗吳王亦有銅山鑄錢故有吳錢微重文字肉好與漢錢不異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嘗厚自奉養死卒裸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欲儉而反奢也

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後卒斬匈奴使者還拜中郎復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

余少嘗聞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徃徃好斥人過以為輕薄世人皆以為然章後為王莽所殺人無有敢收葬者弟子皆更易姓名以從他師敞嘗為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凡輩中矣平陵人生為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幕嶺上



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苑中有堂隍  
六所客館皆廣廡高軒屏風幃褥甚麗

廣陵王胥有勇力常於別園學格熊後遂能空  
手搏之莫不絕脰後為獸所傷陷腦而死

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  
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昔人非周  
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孔子門  
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為  
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

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  
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  
所足耳

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錐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  
比邱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  
其內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  
紫鴛鴦黿牛青兕奇獸怪禽委積其間積沙為  
洲冀激水為波潮其中致江鷗海鶴孕雛產鷇  
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

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廣漢後有罪誅  
沒入為官園鳥獸草木皆移植上林苑中

五柞宮有五柞樹皆連三抱上枝蔭覆數十畝  
其宮西有青梧觀觀前三梧桐樹下有石  
騏驎二枚刊其脇為文字是秦始皇酈山墓上  
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左脚折折處有  
赤如血父老謂其有神皆含血屬筋焉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府金玉珍寶不可稱  
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作

蟠螭以口銜燈燈燃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而  
盈室焉復鑄銅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  
筵上琴筑笙箏各有所執皆綴花采儼若生人  
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  
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紐繩  
則衆樂皆作與真樂不異焉有琴長六尺安十  
三絃二十六徽皆用七寶飾之銘曰璠璣之樂  
玉管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  
林隱鱗相次吹息亦不復見銘曰昭華之館有

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礙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高祖悉封閉以待項羽羽併將以東後不知所在

尉佗獻高祖鮫魚荔枝高祖報以蒲桃錦

四匹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為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嘗見戚夫人侍高帝嘗以趙王如意為

言而高祖思之幾半日不言歎息悽愴而未知其術輒使夫人擊筑高祖歌大風詩以和之又說在宮內嘗嘗以絃管歌舞相歡娛競為妖服以趣良昔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辭踏地為節歌赤鳳凰來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為相連愛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碁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九月

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萼酒令人長壽菊萼  
舒肯并採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  
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萼酒正月上辰出池邊  
盥濯食蓬餌以袪妖邪三月工已張樂於流水  
如此終歲焉戚夫人死侍兒皆復為民妻也  
何武葬北邙山薄龍坂王嘉冢東北一里

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  
立志忠欵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於后土  
氣魂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於長安

北郭此焉宴息及死命刊石埋於墓側墓前種  
松柏樹五株至今茂盛

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  
大明禮教號為淮南子一曰劉安子自云字中  
皆挾風霜楊子雲以為一出入

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亦謂字直百金

司馬長卿賦昔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  
能加也楊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  
化所至邪子雲學相如為賦而弗逮故雅

服馬

長安有慶虬之亦善為賦嘗為清思賦昔人不  
之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於世

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為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  
為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  
錦四匹

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  
自絕相如乃止

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  
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應之曰有之夫目睨得

酒食燈火萼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  
而百事喜小既有微大亦宜然故目睨則呪之  
火萼則拜之乾鵲噪則餒之蜘蛛集則放之况  
天下大寶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者  
寶也信也天以寶為信應人之德故曰瑞應無  
天命無寶信不可以力取也

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為  
兄後生者為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為兄或  
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宜為弟居下者前生今

西京雜記卷三  
宜以前生為弟昔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  
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以巳日生良則  
以囂為兄以良為弟若以在上者為兄囂亦當  
為弟昔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妹曰茂楚大夫  
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  
皆以先生為長近代鄭昌昔文長蓓並生二男  
滕公一產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  
為長霍氏亦以前生為兄焉  
枚臯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昔之舉

而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昔有累句故知疾行無  
善迹矣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  
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興用用相  
如

西京雜記第三

西京雜記第四

安定嵩真玄菟曹元理並明算術皆成帝嘗人  
真嘗自算其年壽七十三真綏和元年正月二  
十五日晡死書其壁以記之至二十四日晡昔  
死其妻曰見真算昔長下一算欲以告之慮脫  
有旨故不敢言今果校一日真又曰北邙青隴  
上孤櫬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  
及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昔空槨即以葬焉  
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困米

忘其石數子為計之元理以食筋十餘轉曰東  
困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餘轉曰西困  
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困門後出米西困  
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  
東困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廣漢以米  
數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  
如剝面皮矣廣漢為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  
算曰諸蔗二十五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  
躡鴟三十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產三

百犢萬雞將五萬鷓羊豕鵝鴨皆道其數果蔬  
肴藪悉知其所乃曰此資業之廣何供饋之偏  
邪廣漢慙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  
上蒸豕一頭厨中荔枝一拌皆可為設廣漢再  
拜謝臯自入取之盡日為歡其術後傳南季南  
項瑄瑄傳子陸皆得其分数而失玄妙焉

衛將軍青生子或有獻駟馬者乃命其子曰駟  
字叔馬其後改為登字叔昇

哀帝為董賢起大第於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



柱壁皆畫雲氣萼藹山靈水怪或衣以綈錦或飾以金玉南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上門南更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題署亦如之樓閣臺榭轉相連注山池玩好窮盡雕麗

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

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閩越王獻高帝石蜜五斛蜜燭二百枚白鵬黑鵬各一雙高帝大悅厚報遣其使

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蹏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滕公使士卒掘馬所跑地入三尺所得石擲滕公以燭照之有銘焉乃以水洗寫其文文字皆古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

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死遂葬焉

韓嫣好彈常以金為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為之語曰苦饑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之所落輒拾焉

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先達稱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為項羽本紀以踞高位者非關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賈誼辭旨抑揚悲而不傷亦近代之偉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枚乘為柳賦其辭曰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逶迤而含紫葉萋萋而吐綠出入風雲去來羽族既上下而好音亦黃衣而絳足蜩蟬厲響蜘蛛吐絲階草漠漠白日遲遲于嗟細柳流亂輕絲君王淵穆其度御群英而翫之小臣瞽瞍與此陳詞于嗟樂兮於是罇盈縹玉之酒爵獻金漿之醪

梁人作藟蔗酒名金漿

庶羞千族盈滿六庖弱絲清管

與風霜而共雕鎗鋗啾唧蕭條寂寥儻又英旄

列襟聯袍小臣莫效於鴻毛空銜鮮而嗽醪雖  
復河清海竭終無增景於邊撩

路喬如為鶴賦其辭曰白鳥朱冠鼓翼池于舉  
脩距而躍躍奮皓翅之戔戔宛脩頸而顧步啄  
沙磧而相懽豈忘赤霄之上忽池籟而盤桓飲  
清流而不舉食稻梁而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  
脫籠樊賴吾王之廣愛雖禽鳥兮抱恩方騰驤  
而鳴舞憑朱檻而為歡

公孫詭為文鹿賦其詞曰麀鹿濯濯來我槐庭  
食我槐葉懷我德聲質如紉縵文如素綦吻吻  
相召小雅之詩歎丘山之比歲逢梁王於昔

鄒陽為酒賦其詞曰清者為酒濁者為醴清者  
聖明濁者頑騃皆麴湔丘之麥釀野田之米倉  
風莫預方金未啓嗟同物而異味歎殊才而共  
侍流光醪醪甘滋泥泥醪釀既成綠瓷既啓且  
筐且漉載筥載齊庶民以為歡君子以為禮其  
品類則沙洛淶邠程鄉若下高公之清關中白  
薄清渚縈停凝醪醇耐千日一醒哲王臨國綽

矣多暇召皤皤之臣聚肅肅之賓安廣坐列雕  
屏綃綺為席犀璫為鎮曳長裾飛廣袖奮長纓  
英偉之士莞爾而即之君王憑玉几倚玉屏舉  
手一勞四座之士皆若哺梁馬乃縱酒作倡傾  
盃覆觴右曰宮中旁亦微揚樂只之深不狂於  
是錫名餌祛夕醉遣朝醒吾君壽億萬歲常與  
日月爭光

公孫乘為月賦其辭曰月出皦兮君子之光鷓  
鷄舞於蘭渚蟋蟀鳴於西堂君有禮樂我有衣

裳猗嗟明月當心而出隱員岩而似鉤殺脩堦  
而分鏡既少進以增輝遂臨庭而高映炎日匪  
明皓壁非淨躔度運行陰陽以正文林辯囿小  
臣不佞

羊勝為屏風賦其辭曰屏風輪匝蔽我君王重  
葩累繡沓壁連璋飾以文錦映以流黃畫以古  
列顛顛昂昂藩后宜之壽考無疆

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其辭曰高樹凌  
雲蟠紆煩寃旁生附之王爾公舒之徒荷斧斤

援葛藟攀喬枝上不測之絕頂伐之以歸眇者  
督直聾者磨礮齊貢金斧楚入名工廼成斯几  
離竒髮髯似龍盤馬迴鳳去鸞歸君王憑之聖  
德日躋鄒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  
人五匹

梁孝王入朝與上為家人之讌乃問王諸子王  
頓首謝曰有五男即拜為列侯賜與衣裳器服  
王薨又分梁國為五進五侯皆為王

河間王德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  
士自奉養不踰賓客

梁孝王子賈從朝年幼竇太后欲強冠婚之上  
謂王曰兒堪冠矣王頓首謝曰臣聞禮二十而  
冠冠而字字以表德自非顯才高行安可強冠  
之哉帝曰兒堪冠矣餘日帝又曰兒堪室矣王  
頓首曰臣聞禮三十壯有室兒年蒙悼未有人  
父之端安可強室之哉帝曰兒堪室矣餘日賈  
朝至闔而遺其鳥帝曰兒真幼矣白太后未可  
冠婚之

江都王勁捷能超七尺屏風

元后在家嘗有白鷺銜白石大如指墜后績筐中后取之石自剖為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寶錄焉後為皇后常并置璽笥中謂為天璽也

漢朝以玉為虎子以為便器使侍中執之行幸以從中書以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綠綈其上茂陵文固陽本瑯琊人善馴野雉為媒用以射雉每以三春之月為茅障以自翳用觥矢以射

之日連百數茂陵輕薄者化之皆以雜寶錯厠翳障以青州蘆葦為弩矢輕騎妖服追隨於道路以為懽娛也陽死其子亦善其事董司馬好之以為上客

茂陵少年李亨好馳駿狗逐狡獸或以鷹鷂逐雉兔皆為之佳名狗則有脩毫矐睫白望青曹之名鷹則有青翅黃眸青冥金距之屬鷂則有從風鷂孤飛鷂楊萬年有猛犬名青駁買之百金

成帝嘗交趾越嶺獻長鳴雞伺晨鷄即下漏驗  
之畧刻無差長鳴雞則一食頃不絕長距善  
許博昌安陵人也善陸博竇嬰好之常與居處  
其術曰方畔揭道張張畔揭道方張究屈玄高  
高玄屈究張又曰張道揭畔方方畔揭道張張  
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張三輔兒童皆誦之法用  
六箸或謂之穿以竹為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博  
昌又作大博經一篇今世傳  
高祖與項羽戰於垓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

右皆假為名

東方生善嘯每曼聲長嘯輒塵落帽

京兆有古生者學從橫揣磨弄矢擿丸檮蒲之  
術為都掾史四十餘年善詆謾二千石隨以諧  
謔皆握其權要而得其歡心趙廣漢為京兆尹  
下車而黜之終于家京師至今俳戲皆稱古掾  
曹

婁敬始因虞將軍請見高祖衣旃衣披羊裘虞  
將軍脫其身上衣服以衣之敬曰敬本衣帛則

衣帛見敬本衣旃則衣旃見今捨旃褐假鮮華  
是矯常也不敢脫羊裘而衣旃衣以見高祖

西京雜記第四

西京雜記第五

會稽人顧翽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飯  
常帥子女躬自採擷還家導水鑿川自種供養  
每有羸儲家亦近太湖湖中後自生雕胡無復  
餘草蟲鳥不敢至焉遂得以為養郡縣表其閭  
舍

齊人劉道強善彈琴能作單鵠寡鳧之弄聽者  
皆悲不能自攝

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為龍鳳螭



驚古賢列女之為亦善為歸風送遠之操  
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上為賢良國  
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  
之釋所著冠屨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  
襪撲滿一枚書題遺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  
為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  
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為  
緝倍緝為升倍升為絨倍絨為紀倍紀為纓倍  
纓為襪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類士之立功

勲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脩而不為  
也故贈君素絲一襪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  
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  
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歛  
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誠歟故贈君  
撲滿一枚猗嗟盛歟山川阻脩加以風露次卿  
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弘答爛敗  
不存漢朝輿駕祠甘泉汾陰備千乘萬騎太僕  
執轡大將軍陪乘名為大駕

司馬車駕四中道

辟惡車駕四中道

記道車駕四中道

靖室車駕四中道

為車鼓吹十三人中道

式道候二人駕一左右一人

長安都尉四人騎左右各二人

長安亭長十人駕左右各五人

長安令車駕三中道

京兆掾史三人駕一三分

京兆尹車駕四中道

司隸部京兆從事都部

從事別駕一車三分

司隸校尉駕四中道

廷尉駕四中道

太僕宗正弘從事駕四左右

太常光祿衛尉駕四三分

太尉外部都督令史賊曹屬倉曹屬戶曹屬東

曹掾西曹掾駕一左右各三

太尉駕四中道

太尉舍人祭酒駕一左右

司徒列從如太尉王公騎令史持戟吏亦各八人鼓吹一部

中護軍騎中道左右各三行戟楯弓矢鼓吹各一部

步兵校尉長水校尉駕一左右

隊百匹左右

騎隊十左右各五

前軍將軍左右各二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一部七人

驍騎將軍游擊將軍駕三左右二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一部七人

黃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四

前黃麾騎中道

自此分為八校左右四

護駕御史騎左右

御史中丞駕一中道

謁者僕射駕四

武剛車駕四中道

九游車駕四中道

雲罕車駕四中道

皮軒車駕四中道

闕戟車駕四中道

鸞旗車駕四中道

建華車駕四中道 左右

虎賁中郎將車駕二中道

護駕尚書郎三人駟三分

護駕尚書三中道

相風烏車駕四中道

自此分為十二校 左右各六

殿中御史騎 左右

興兵中郎騎中道

高華中道 畢罕 左右

節十六 左右八 御馬 三分

華蓋中道

自此分為十六校 左右八

剛鼓中道金根車

自此分為二十校滿道

左衛 右衛將軍

華蓋自此後糜爛不存

元光元年七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

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已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已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慝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熏蒿歆蒸而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

意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  
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  
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  
則合速故雨大而踈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  
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  
成雪為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為大雨下  
凝為冰霰雪是也電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  
凝結成電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  
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

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寒望  
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  
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禱露則結味而成甘結  
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皆也  
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  
目電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為稷泮之妖也  
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  
不獨存邪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  
用事此則氣為陽陰用事此則氣為陰陰陽之

昔雖異而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  
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息火水  
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火水熱則更陽矣  
然則建巳之月為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  
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蒼麥枯由陰殺也建亥  
之月為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  
陰氣之極耳蒼麥始生由陽升也其著者葶藶  
死於盛夏欵冬萼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  
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

陰也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  
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矣夏  
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  
矣敞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  
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則純陽純陰雖  
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日  
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  
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敞曰然則未至一  
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

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故曰災沴之  
氣其常存邪曰無也昔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臟  
中也有昔及其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故遷延  
負牆俛揖而退

武帝昔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古  
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惡其矢躍而  
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為  
驍言如博之監棋於輩中為驍傑也每為武帝  
投壺輒賜金帛

武帝以為牙為簞賜李夫人

賈誼在長沙鵬鳥集其承塵長沙俗以鵬鳥至  
人家主人死誼作鵬鳥賦齊死生等榮辱以遣  
憂累焉

李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見卧虎焉射之  
一矢即斃斷其髑髏以為枕示服猛也鑄銅為  
其形為澠器示厭辱之也他日復獵於冥山之  
陽又見卧虎射之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  
其形類虎退而射更鏃破斨折而石不傷余嘗



以問楊子雲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為開余應之  
曰昔人有遊東海者既而風惡船漂不能制船  
隨風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至一孤洲共侶  
歡然下石植纜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沒在船  
者斫斷其纜船復漂蕩向者孤洲乃大魚怒掉  
揚鬣吸波吐浪而去疾如風雲在洲死者十餘  
人又余所知陳縞質木人也入終南山采薪還  
晚趨舍未至見張丞相墓前石馬謂為鹿也即  
以斧槌之斧缺柯折石馬不傷此二者亦至誠

也卒有沈溺缺斧之事何金石之所感偏乎子  
雲無以應余

西京雜記第六

魯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為器意甚玩之中山  
為王賦曰麗木離披生彼高崖拂天河而布葉  
橫日路而摧枝幻雛羸鷖單雄寡鷓紛紜翔集  
嘈嗷鳴啼載重雪而稍勁風將等歲於二儀巧  
匠不識王子見知乃命班爾載斧伐斯隱若天  
崩豁如地裂萼葉分披條枝摧折既剝既刊見  
其文章或如龍盤虎踞復似鸞集鳳翔青綈紫  
綬環璧珪璋重山累嶂連波疊浪奔電弋雲薄

霧濃雲磨宗驥旅鷄族雉羣蠋繡鴛錦蓮藻芝  
文色比金而有裕質叅玉而無分裁為用器曲  
直舒卷脩竹映池高松植巘制為樂器婉轉蟠  
紉鳳將丸子龍導五駒制為屏風鬱第穹隆制  
為杖几極麗窮美制為枕案文章璀璨彪炳渙  
汗製為盤盃菜玩蜘蛛猗歟君子其樂只且恭  
王大悅顧盼而咲賜駿馬二匹

廣川王去疾好聚亡賴少年遊獵畢弋無度國  
內塚藏一皆發掘余所知爰猛說其大父為廣

川王中尉每諫王不聽病免歸家說王所發掘  
冢墓不可勝數其竒異者百數焉為余說十許  
事今記之如左

魏襄王冢皆以文石為槨高八尺許廣狹容四  
十人以手捫槨滑液如新中有石牀石屏風宛  
然周正不見棺柩明器蹤跡但牀上有玉唾壺  
一枚銅劔二枚金玉雜具皆如新物王取之

哀王冢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有黃氣如  
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

歌初至一戶無高鑰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  
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  
扉有關鑰叩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燒  
鋸截之乃漆雜兕革為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  
力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扉開鑰得石牀  
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鐫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  
下似是帳糜朽而銅鐫墮落牀上石枕一枚塵  
埃肫肫甚高似是衣服牀左右石婦人各二十  
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鐻之鳥或有執盤奉

食之形無餘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

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無棺柩但有石牀廣六  
尺長一丈石屏風牀下悉是雲母牀上兩屍一  
男一女皆年二十許俱東首裸卧無衣衾肌膚  
顏色如生人鬚髮齒爪亦如生人王畏懼之不  
敢侵近還擁閉如舊焉

袁盎冢以瓦為棺擲器物都無唯有銅鏡一枚

晉靈公冢甚瑰壯四角皆以石為獬犬捧燭石  
人男女四十餘皆立侍棺器無復形兆屍猶不

壞孔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可別  
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  
新玉取以盛書滴

幽王家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石聖撥除丈餘  
深乃得雲母深尺餘見百餘屍蹤橫相枕藉皆  
不朽唯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猶有立  
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

樂書冢棺柩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狐見人驚  
走左右遂擊之不能得傷其左脚其夕王夢一

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脚乃以  
杖叩王左脚王覺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太液池中有鳴鶴舟容與舟清曠舟採菱舟越  
女舟太液池西有一池名孤樹池池中有洲洲  
上黏樹一株六十餘圍望之重重如蓋故取為  
名

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  
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於葆麾蓋照  
灼涯浹余少嘗猶憶見之

韓嫣以玳瑁為沐

漢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馬談世為太史子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史記續孔氏古文序世事作傳百三十卷五十萬字談死子遷以世官復為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天下計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法司馬氏本古周史佚後也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下遷蠶室有怨言下

獄死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事而已不復用其子孫

皇太子官稱家臣動作稱從

杜陵秋胡者能通尚書善為古隸字為翟公所禮欲以兄女妻之或曰秋胡已經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可妻也馳為曰昔魯人秋胡娶妻三月而遊宦三年休還家其婦採桑於郊胡至郊而不識其妻也見而悅之乃遺黃金一鎰妻曰妾有夫遊宦不返幽閨獨處三年于茲未有被

辱如今日也採不顧胡慚而退至家問家人妻  
何在曰行採桑於郊未返既還乃向所挑之婦  
也夫妻並慙妻赴沂水而死今之秋胡非昔之  
秋胡也昔魯有兩曾參趙有兩毛遂南曾參殺  
人見捕人以告北曾參母野人毛遂墜井而死  
客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既而  
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豈得以昔之秋胡  
失禮而絕婚今之秋胡哉物固亦有似之而非  
者玉之未理者為璞死鼠未屠者亦為璞月之

旦為朔車之輶亦謂之朔名齊實異所宜

辨也

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  
以甲乙丙丁紀其卷數先父傳之歆欲撰漢書  
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  
而已失前後之次無事類之辨後好事者以意  
次第之始甲終癸為十帙帙十卷合為百卷洪  
家具有其書試以此記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  
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并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  
言今抄出為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書之

闕爾後洪家遭火書籍都盡此兩卷在洪巾箱中常以自隨故得猶在劉歆所記世人希有縱復有者多不備足見其首尾參錯前後倒亂亦不知何書罕能全錄恐年代稍久歆所撰遂沒并洪家此書二卷不知出所故序之云爾

洪家復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世人希有之者今并五卷為一帙庶免淪沒焉

西京雜記第六終





